

鞠天相 著

走过发射场

山东友谊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以神秘的卫星发射场为主要背景的中短篇小说集。作者以切身的感受，大胆的笔触，披露了航天城中鲜为人知的内幕隐情，塑造了一群特殊环境中独具魅力的文学形象，尤其对高科技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描写，更为生动深刻，细腻独到。

序言——心灵的风景

——序鞠天相小说集《走过发射场》

大约十年前，我在著文或讲课中，曾一度特别强调大自然之于文学的作用，并归纳出若干“关系”作为理由：（1）人与大自然的依存关系，人来自自然，而又存活于自然；（2）艺术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此乃由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所决定，艺术离自然越近也就越有生命力；（3）中国文化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农业经济决定农业文明生长于乡土（自然）之中，加上作为儒道补充的庄禅影响，使传统艺术的生命与其说活跃于政治，还莫如说璀璨于自然；（4）作家与自然的契合关系，亲近自然乃是艺术家的一般气质；（5）语言与自然的内在关系，熟悉自然，有利于加深对语言的感性理解与把握。

多年以来，我虽然未能就上述诸关系作出一部专著或几篇论文，但我对自然和文学的亲密关系仍然笃信不疑，甚或把它带入我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当中，以至影响到我的某种判断或偏好。譬如在军事文学领域的研究中，我就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凡是离自然越近的军兵种就越容易写好生活，凡是离自然越远的军兵种就越不易写好生活。仅仅概括成这样一句话也许令人费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但凡比较成功的军事文学作品，基本上反映的都是步兵生活，从“文革”前十七年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到新时期的

《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凝眸》、《第三只眼》、《穿越死亡》等等，几乎无一例外。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只要一说到描写空军、海军甚至坦克兵等方面的作品，我们似乎至今还很难提出一部人所熟知的代表作。显然，单单把描写对象与自然的关系亲疏与否来作为解释以上现象的原因，肯定是很不全面的。但有创作经验的人又不得不承认，当你把你的主要人物往机舱、船舱或车舱里一装，你立马就觉得失去了某种背景或依托，施展才情的空间一下子收缩得很小很小，你描景状物的笔力，多愁善感的天性，营造意境、氛围和情调的才华，仿佛都没有了用武之地，仿佛都被一层钢铁所阻隔，被一片仪表所麻痹，被一种浓郁的机油或汽油味道所窒息。于是，你不得不通过回忆和想象钻出这个“甲壳”，再回到土地，回到山岗，回到“步兵”的写法，去嗅泥土的芬芳，听流水的音响，看花草的色泽，摸清风的形状，结果往往是找回了艺术感觉，却又淡化了“兵种”特色。当然，也许会有不少人天真地认为，蓝天白云之上的翱翔，碧波银浪之间的荡漾，一定更加富有诗情画意。但是，有经验的人却刚好相反——在1990年春天海军召开的创作研讨会上，著名的海军老作家叶楠听了两种不同意见之后，深有感触地说，积我40年海军生活和创作之经验，我赞同朱向前的观点……

其实，在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物化或技术化倾向所造成的对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异化，对艺术灵感和创造力的钝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主题，也是人类社会的主题。只不过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经受这种“异化”的历程还较为短暂，对其进行文学艺术反映的经验也还远不够丰富，这也是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农村”（题材）包围“城市”（题材）格局的历史原因之一，亦是导致当代军事文学中“步兵”（题材）优于高科技军兵种（题材）现状的现实背景之一。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向前，这个主题的意义将会愈来愈显得广泛与深刻，它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军旅作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实践证明，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主题，在这片比较陌生的疆域里不倦探索与尝试，就会使我们的文学艺术逐步与社会进程相适应，相协调，就像现代都市文学，从二三十年代开始起步，走到90年代已蔚为大观一样，反映现代化的、高科技的人民军队的文学创作也必将开出新局面。

正是在此一意义上，我从鞠天相的小说集《走过发射场》中读出一点特别的意思。诚如书名所示和作者后记所交代，这是一部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生活基地、以研制发射导弹卫星为题材的小说集。用我的观点衡量，这种小说很难写，它的难度还要远远超出写一般的空军和海军。因为它的科技化程度更高，与大自然疏离得更远——它干脆没有了长天大海，也远离了短兵相接，它面对的只有空旷的指挥室，肃静的遥控台，深奥的计算机和变幻莫测的电子屏幕。它的发射是瞬间的，辉煌是短暂的。为了这一瞬间的辉煌，人们要忍受的却是没有尽头的探索与煎熬，无边际的单调与枯燥。表现它的辉煌，也许更适合用摄影机；表现辉煌背后的“辉煌”，也许更适合用报告文学。因为，我们更容易为电视里卫星上天的壮丽镜头所激动，也更容易为报告文学里那一串串攀登世界航天科技高峰的闪光数据所折服……但是，这一切都不属于小说。小说在这里唯一的用武之地只有人，只有人的故事、人的命运、人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而鞠天相给自己

小说创作寻找的定位恰恰就在这里。一位国防科工委的资深作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写给读者看的，是人们都还较为陌生的国防科技生活的腹地，是生活在那一神秘腹地中的鲜为人知的特殊人物，是那新颖人物奇特的心态。从整体上看，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座标，也找到了独特的文学视角，并将小说的笔触探进‘神剑文学’注重反映的国防科技系统的高文化层次人物的群体中去。”（苏方学：《读鞠天相的一组小说》，《解放军文艺》1991年3月号）

综上观之，如果说鞠天相小说创作敢于选择国防高科技领域，表现了他的勇气的话，那么，他善于瞄准“高文化层次人物”的“心态”则表现了他的智慧。先哲雨果有言：“比天空和海洋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事实上，人的心灵世界是广袤的，深邃的，丰富多彩和变幻无穷的。尤其是当它受到物化世界的挤压和碰撞时，它迸发出的火花就更加绚烂而绮丽。谁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人物心灵的奥秘，谁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艺术创造的自由王国。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鞠天相的智慧不仅仅在于他找准了“人物心灵”这个进入文学王国的正确通道，还在于他确确实实从人物心灵里发现了独特而又缤纷的风景，写出了单调中的丰富，平凡里的伟大，壮丽背后的沉重，严峻面前的潇洒——这里有司令员面临试验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与多疑（《001号》、《万一》），也有高级工程师即将脱去戎装时的那一份惆怅与眷恋（《四级高工》），更有青年技术军官们在等待发射的漫长日子里那一个个充满浪漫和青春气息的“星期天”……

在国防高科技领域里作小说不易，在国防高科技人群的心灵里作小说尤为不易，《走过发射场》正是这方面的一部尝

试之作。

因为上述两点，我愿意为其作序并向人们推荐。

朱向前

1997年4月20日

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我的坦白

1982年7月27日清晨，西昌。三男一女四名20岁的学生，小心翼翼下了火车，眼茫然，心也茫然。其中一男是我。

那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鲜为人知，不像时下声名响亮。等待发射的日子里，技术军官的业余时间比较丰富，耐不住寂寞，便乱翻文学期刊。渐渐，口味挑剔起来，且斗胆妄想：记者采访也罢，作家体验也罢，局外人的感觉终归不是那码事儿。于是，不谙任何招数，即铺纸奋笔，仓促上阵。结果当然是自做自受。饱受文不尽兴之苦后，方恍然大悟：敢情真不是件轻松事儿。

有文章于军旅文化中引进农民意识一并研讨，读罢拍案称妙。有大手笔借经营之道笑谈文学创作，说最好多兜销土特产品，闻后眼珠一亮。于是，试图在农家军歌激越高亢声情并茂的缝隙间，哼一嗓子别的小调。不敢奢望有掌声响起。如果那些为航天事业贡献过青春或者奉献出终身（甚至“株连”了子孙）的先辈同辈以及后来人们，能够说句“有那么一点味儿”，我即感到莫大欣慰。

1991年初，《解放军文艺》杂志编发我一组小说。按当时“90方队”的格式，要配一篇《作者自白》。于是，仓促之间煞有介事地写下了以上这段文字。

之后不久，一位大学同窗从洛阳打来电话，说另一位同

学曾手持杂志豪称：其中另一男是我。……如今，三男一女中仅那一女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任职中校军官，我和一男则已卸下戎装告别军营。当然，永远卸不去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恩赐与我的特殊生命体验。多少年来，我都为自己曾是其中一员而沾沾自喜，且喜形于色。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第一脚迈进发射中心干部部门报到时，一位身材健壮的军官在接电话。侧耳细听片刻，便猜出电话线那端是一位闹着转业的军官，正为争取一个转业名额而纠缠不休。顿时，一股冷气自下而上流过我的脊背。我还清楚记得，中心辖属的首区测量站干部股长来接人时，一双解放鞋上沾满了红色的泥巴……那时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基建任务尚未完成，还没铺好沥青路。

当然，我更不会忘记的是，1984年4月8日，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这里托举着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腾空而起。那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代表无论尊卑不分老幼，席地挤坐在山坡上，神色紧张地渴望着火箭点火的一瞬。斯时斯刻，我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职责光荣无比伟大绝伦。

辉煌，大多以短暂为代价。其惊心动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所以，占据记忆空间的更多内容，是等待发射的日子里漫无边际地充斥着寂寥、无奈、空旷的折磨……我的两位朋友，曾于一个晴朗的周日，坐在营区前的山坡上，整整喝了三斤白酒，连一颗花生米也没就。那时，我的同龄人仿佛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浮躁，同时又都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清静——至今想起，尚心羡不已。

也正是这段奇特时光，让我这个学了四年人造卫星测量的工学学士，鬼使神差地拣起了高考前夕扔下的文学美梦，且

从此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不知何日才是梦醒时分。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均萌生、成长于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尽管一切皆属虚构。

在此，我郑重地向遥远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鞠躬致意，郑重地向为拙作题写书名的总装备部政治委员李继耐将军表示感谢。

同时，谨向编发过我的小说习作的《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山东文学》、《文学世界》、《神剑》、《凉山文学》等杂志的责任编辑与主编先生（女士），和曾经评论过我的习作的文学评论家致以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的抬举与提携，也许就没有这本小书。这里我不再一一列出诸位的尊姓大名，一是因为我要永远将其珍藏心底，二是避免引发其他文学爱好者的嫉妒。

最后，请各位读者以原谅我这个粗俗之人的胸襟，原谅书中在所难免的幼稚可笑之处。

目 录

序言——心灵的风景·····	(1)
我的坦白·····	(1)
万 一·····	(1)
愿 望·····	(15)
星 期 天·····	(29)
故事未完·····	(47)
安全军官·····	(60)
001 号·····	(67)
首长司机·····	(77)
四级高工·····	(84)
感谢卫星·····	(92)
没有拍好的逆光照·····	(106)
私人情感·····	(120)
非常时期·····	(132)
记忆不灭·····	(184)
生命喜剧·····	(197)
散漫周末·····	(213)
跋——天道酬勤·····	(225)

附录

1. 不仅仅是同情和惋惜 (228)
2. 心中的太阳 (230)
3. 读鞠天相的一组小说 (234)
4. 性格和机遇 (239)

万 一

后来，指挥大厅就太平间一般宁寂。

巨型屏幕上，图像在 001 号下达紧急熄火命令。

一瞬凝滞不动。巨型屏幕前，所有的眼珠不分颜色无论大小于同一刹那自动定格。眼底无像耳边无声脑际一团漆黑。坐阵指挥大厅的中外人士，集体表现出一种发呆犯愣的神色。面对猝然而临的意外结果，各类人物的第一反应不相上下，差距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拉开。

大腿被身边基地政治部主任手指一捅，他的黑色眼珠恢复转动，鼻孔也有了气息流过的感觉。于是，两眼从政治部主任有动作无音响的口形变化中读出一行内容：

“去提醒 001 讲话，快半分钟了。”

原来才半分钟。他分明感到全场沉默了几个钟头。连试三次，两腿终于撑直，支起身体上部。此过程里一种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声音的东西，击碎了许多眼球的定格状态，招来相当一部分光芒。

“讲稿交给他了吧？”政治部主任的口形还在变化，“千万别念混了。”

没想到唯有这次做了准备，就真的用上了。他在众多目

光交叉扫射下，全力抑制住多种滋味在内心的翻腾起伏，向坐在第一排指挥席上的 001 号款款逼近。

二

前天下午，太阳光线斜着射达办公桌面。政治部主任背朝窗口，又一次把难题小心翼翼从容不迫地交给了他——001 号的秘书。像地下党的接头暗号，整个对话外行人即使听到也难以理会。

——易秘书，还是你来吧。

——行。

——知道指什么吧？

——嗯。

——这事只有你办。

——您放心吧，主任。

——这次和外国人合作，措词要谨慎。

——措词谨慎。

——万一，万一真的用上，别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嗯。国际影响。

——明天中午交给我。这次我要把把关。二三百字就行。

这是第三次担当此任。听到一声易秘书而不是小易或者“一秘”，他便猜着主任来意。当时发射阵地已进入七十二小时准备。有前两次经验在先，他料到主任在四十八小时准备之前要来找他。但他没有想到主任要亲自过目把关。

这回你不怕犯忌啦主任？话都到了舌尖，又与口水搅在一起咽下喉咙。前两次主任交代任务时，都说写好后直接呈交 001 号。第二次主任还开过一个违背唯物主义原则的玩笑：

我和政委都不看，我怕沾上晦气。那么要给我发防毒补助啦。他顺口接道。主任就哈哈大笑。

夜里待妻子睡熟，他蹑手蹑脚钻进书房。轻轻摊开稿纸，着手完成主任亲自布置的专项任务。本来不许把任务带出办公室。一旦传出发射前不但为 001 号写好了庆祝成功的贺词而且也同时起草了万一失败时的讲话，势必给广大参加试验的同志心头罩上一层阴影，以致动摇军心。可下午枯坐两个钟头，撕毁稿纸若干，依然大字没写一个。明天中午又必须交稿，于是就咬咬牙犯一次纪律。

造成目前被动局面的祸首是他自己。如果前两次都认真完成任务，这回照着葫芦画个瓢就能交差。然而没有葫芦。二三百字的文章要从第一个字写起。这次主任要亲自过目。

“干什么呐你？”

背后一声细语。他慌忙捂住稿纸。

“哟——还怕我？”

妻子双臂绕住他脖颈，几乎全身重量都压上后背。妻子是位护士，在病房里竭尽温柔抚慰病号，回到家中放开手脚朝丈夫撒娇。结婚一年间，数百次重复同一种动作，他已经习以为常懒得激动。

他敷衍地拍她两下。

“哟——还是英语。”这一句力量充沛，不再属于撒娇范畴。

先用英语打个底稿，是他在家中起草公文的一个习惯。主要目的是防止泄密。妻子除了 Good morning 和 What is your name 几句简单问话外，基本上是一个 English 盲。

“是给玛琳写信吧，啊——一秘先生？”

妻子不是诗人，岳父岳母也不是。但妻子完全具备诗人纵横驰骋的丰富想像力。往往不分场合，在日常生活中胡施滥用叫他哭笑不得。

玛琳小姐是美方发射卫星工作团的中文翻译，与他有过几次一般工作来往。“一秘”这个称呼，既有 001 号秘书意义，又含姓氏“易”的谐音，就由玛琳小姐最先叫出，才在发射中心普遍推广。妻子曾因此醋意持续高涨数日。后来他又几次挑起战火，笑话她口味蛮高还吃美国醋！

“你少啰嗦，我现在没有耐心。”他耐住心情说。

“那……你在写什么呀，还怕我？”

“卫星上天后再说。”

三

“一秘”登上大轿车，车里已经有人站着。气氛很沉闷，令人窒息的程度并不亚于指挥大厅。他想转身回到 001 号身边。

这时后部有人“一秘”、“一秘”地喊。他只好挤过去。是位大学同窗。

“你也走？”

“嗯。”

“001 呐？”

“他让我走。”

“谁给 001 起草的这份讲话稿？”这一句，嘴唇几乎贴在他耳朵。

耳垂就一阵颤抖。001 号发表讲话时他正朝座位走，耳朵高度紧张地接收背后传来的声音。政治部主任的担心多余了，

001号没有掏错口袋，没有弄混讲稿，但也没有完全照本宣科。001号把讲稿上的几点意思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和口气。于是，效果就更加悲壮极端煽情。001号精练干脆的讲话，使指挥大厅内虽然宁静如故，但宁静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即使不看众人的眼睛，他也能感到周围空气的温度与味道都有些异样。这种效果自己的笔力显然无法企及。话毕，001号先请外国朋友回宾馆休息。然后宣布试验领导小组成员留下，其他所有参试人员统统回家睡觉。

“谁给001号起草这种讲话稿？”老同学挤出一块能搁下三分之一个屁股的地方。

“我……”突然间他心中产生一个想法。他险些被自己的想法吓晕。

继尔左脸火辣辣灼痛起来。是五岁那年的一记耳光在发生作用。母亲扬臂奋掌的凶狠面孔和父亲高大威武的宽阔背影就在面前伸手可捉。

他木然地冲老同学动动脑袋。左脸依稀带着母亲手掌的温度。

前排转过两张脸，神秘无声地看他。目光犀利仿佛洞穿他五脏六腑。他的想法像个一丝不挂的少女，赤裸裸地展览展示众。

“原来你也不知道。”老同学叹口气。

前排两张脸还在看他。四只眼睛光芒咄咄逼人。惶恐间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大轿车在二十二点整启动。车开得很慢。指挥中心距机关大院一百多公里，以这个速度要跑三个钟头。一片黑暗的车内，红光点点时明时灭，浓烈的烟草味儿恣意弥漫。